

试从“言、象、意”三层次谈《江雪》的文学意蕴

祝 赫 吴月芹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文学意蕴,作为“蕴藉于艺术生命体内的精神能源”,是文学意义构成的主体内容。在文学艺术构建的各个板块都可以发现它的踪迹,它渗透在一切语言符号中,在作品整体系统中具有统贯作用。文学意蕴具有多层次性内涵和复杂多元的构成元素,而非是“单一性”的意义符号。将从中国古典文论的“言、象、意”系统理论出发,分析唐代诗人柳宗元五言绝句《江雪》的多层次意蕴。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论;文学意蕴;《江雪》;柳宗元

Try to Discuss the Literary Implication of “River Snow”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Speech, Image and Meaning”

He Zhu Yueqin W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Guilin, 541004

Abstract: Literary implication, as the “spiritual energy contained in the body of artistic life”, is the main content of literary meaning. It can be found in every plat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which permeates into all language symbols and has a coherent role in the overall system of works. Literary implication has multi-level connotation and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constituent elements, rather than the meaning symbol of “singlenes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theory of “speech, image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multi-level implication of the five-character quatrain “River Snow” by the Tang Dynasty poet Liu Zongyuan.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implication; “River Snow”; Liu Zongyuan

文学作品的意蕴通常指渗透在字里行间的社会历史内容、哲学心理内涵及思想情感表达。它们常常体现为多种意味并且难于用具象的语言表达,因此文学意蕴是多层次性,而非“单一”的研究指向。因此,研究者需要由表及里、逐层深入地分析文本,形成有机的意义系统,从整体性把握而不作片面的宰割式评论。

本文将运用中国古典文论的“言、象、意”系统来浅析唐代诗人柳宗元五言绝句《江雪》中的文学意蕴。综观学界对王弼“言意之辨”的分析,多认为在“言、象、意”这一张力结构中,“意”相对于“言”和“象”处于主宰地位,“言”和“象”都是作为表达“意”的工具而存在,而从“得象在忘言”可以得知“言”是比“象”较低一级的存在,再结合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的点论:“言征实而难巧也。”^[1]大致可以判断“言”在作品中起到一个事实叙述的作用,它是作者和文本“为人所知”的基础。“象”高于“言”而存在,它体现为文本之外的“画外音”,即作者在文字浅意下想表达的深层哲学思想。“意”作为“象”与“言”

的主宰,可以理解为一种综合性的审美艺术感受。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应该有四个要素: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如果要实现文学审美价值的超越,作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创作的文本和哲学思想必须进入接受者的审美意识,所以“言”与“象”大多停留在作者、世界以及文本的层面,而超然“文”外的“意”对应的主体就是读者。

1 言:作者“为人知”的基础

作品作为连接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一方面为作者载送特定时期的情感,另一方面又为读者储存着信息。作者在经过对社会的观察、理解、思考之后,发“言”为诗。“言”是作者对历史现实的直观反映,它是表“象”达“意”的重要基础结构。

文学作品的内容,即作者所“言”,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因此文学作品大部分会包涵能够体现时代性特征的社会历史意蕴。就像苏珊·朗格所说:

“一件艺术品,经常是情感的自发表现,即艺术家内心状况的征候。它表明了人们的习俗、行为,反映了社会的混乱与秩序,暴力与和平。”^[2]因为每个作家都是身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作家创作的冲动也是因其特殊的人生体验经验所激发的。无论作家主观上持什么样的文学观,他具体、感性的生命活动在创作中都不可能完全背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同样不能免俗,两行文字的背后是诗人痛彻心扉、发自肺腑的对命运、时代的叹息和追问。

作者简介:

祝赫(2001.4-),女,汉,籍贯安徽省,本科生,广西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

吴月芹(2000.12-),女,壮,籍贯广西南宁,本科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

欲究诗旨，必先探柳宗元的身世、社会背景。

柳宗元出生于高层宦官人家，自小聪慧，被父母族人寄予厚望。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养成了儒家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而柳宗元的母亲信仰佛教，这也间接影响了他，从小熟读佛经，颇有心得，他将儒家的执着，佛家的圆融铸入自己的生命，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形态。在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皇权旁落，宦官专权。宦官甚至可以直接参与皇位的废立。顺宗即位后，不满宦官专权，重用寒门出身的王叔文。王叔文深知民间疾苦，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联合政治理念相同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锐意改革，试图清除宦官专权，重振朝纲。但因为宦官势力过于强大，声势浩大的“永贞革新”遭遇失败。柳宗元被流放到了永州。这使得从小熟读儒家学说，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的柳宗元备受打击。在永州期间，柳宗元的母亲、妻子又相继离世，在仕途和家庭双重打击面前，柳宗元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被贬柳州期间，带领柳州百姓修复孔庙，实施教化，改革落后的习俗，释放负债奴婢。同时他也想努力的排解心中的郁闷，并试图从佛教上得到解脱：“万籁俱缘生，官然喧中寂。心境本洞如，鸟飞无遗迹”。——柳宗元《巽公院五咏·禅堂》

但是政治上的失败和长久的流放生活造成的悲愤和压抑并不是轻易能消解的。所以他的很多诗中出现了痛苦孤绝的情绪，如“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祭吕衡州温文》。人在空旷憔悴的意境中，在清冷静默无声的世界里，能格外感到内心的孤独。被“绝、灭、孤、独”包裹着的《江雪》就是柳宗元内心风景的真实写照。

《江雪》作于柳宗元南迁永州后，至于具体是哪一年并没有史料记载。读者只能推断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所提到的一场大雪就是使“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那场大雪：“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岭，被南越中数州。”此信写于元和八年，这时出现了永州地区少见的大雪。这种大自然的奇景对柳宗元来说，不是写出《江雪》的关键，仅仅是导火索；真正的关键，是他的内心深处的激情、孤愤、感伤，这大部分是政治上的“暴风雪”留下的伤痕。当两场“大雪”一起向诗人袭击，情感上的“寂寞”到达了极致，艺术的构思自然顿时通达。所以，柳宗元南迁这场政治“风雪”是源，永州的自然大雪则是流，源流相通，他才写出《江雪》这样内涵意蕴深刻的千古绝唱。

开头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中“千山”、“万径”是夸张的、绝对化的说法，诗人用行人绝迹，飞鸟隐遁的意象描绘出一个无声静谧的世界，既没有人行动的痕迹，也没有飞鸟的身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归于静默。在后两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漫

天的飞雪中，只有一叶孤舟，一个孤独的渔翁身披斗笠，独自在孤寂的江面上垂钓。孤独是作者主观的创作感受，也是他内心寂寞如雪的真实写照。

然而自明清以来，历史上不少评论家从自己偏爱的美学出发，对《江雪》作了不公正的评断。如清朝诗人王士禛纵论古今咏雪诗，认为陶渊明、祖咏、王维等单纯写景的咏雪诗为“最佳”，若柳子厚“千山鸟飞绝”已不免俗。^[1]这就是忽视作者、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割裂了作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片面解读的后果。因此，读者作为审美文学的主体，不可将作家与作品分开解读，否则将无法读出作品的社会历史意蕴。柏拉图说过：“一个人若不了解诗人的意思，就不能做一个诵诗人。”诗人之“言”隐含在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中，只有熟悉、了解诗人的生活经历、社会环境等，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的要旨。^[2]柳宗元所处的宦官专权的时代、他自身的佛教思想、经世致用的政治抱负，都对他的诗歌创作、艺术风格、个性心理有着深远的影响，读者必须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去解读作品。

2 象：文本“形而上质”的言外之音

前文已经说明了“言”是表“象”达“意”的基础，读者在察作者之“言”的基础上，通过作品中的历史信息，就可以对作者表达的深层次形而上质的“象”进行认识。“象”是文本的“话外之音”，归属于哲学思想的范畴。通过对柳宗元身世、时代背景的认识，接受者可以得到三个信息：一，柳宗元仕途坎坷，“不顺”，就有了想超脱的理由；二，柳宗元信仰佛学，宗教是他追求超脱的途径；三，柳宗元虽然渴望超脱，但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露出的始终是苦闷的心情，中年就撒手人寰，他的冷静与超逸是具有欺骗性的。

古代文人被贬谪后心情愤懑，往往借游山玩水排遣郁结之气，所以贬谪也是山水诗的高产出时期。像欧阳修被贬官时就喜欢到处游山玩水，说：“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3]，还有《醉翁亭记》写滁州的山水、水美、四时之景美、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欧阳修的排遣办法。苏东坡的仕途也不是一直顺利的，几次贬谪，流放到海南甚至居无定所，但是苏东坡坚强地活下来了，因为他既有遣玩欣赏的兴致，还有对于盛衰变化的通达看法，他是真正的超然旷达。与柳宗元命运遭遇相同的刘禹锡对苦难也有着通达的看法，当被贬蛮荒之地的刘禹锡再次回到长安的时候，对于迫害自己的政敌他投以轻蔑的嘲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他的乐观不屈与柳宗元始终无法摆脱的郁闷现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刘禹锡有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旷达胸襟，他能够在历经坎坷后回到长安继续着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直活到了七十多岁。而柳宗元虽然尝试山水寄情但终究无法释怀寂寞与苦痛，四十六岁就郁郁寡欢、驾鹤西

去了。

柳宗元到永州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去世了，而且没有孩子，同时柳宗元又无兄弟，所以他是孤独一人，无妻无子，茕茕孑立。政治的“风雪”和人生的“风雪”接踵而来，当面对自然真正的风雪，柳宗元内心的情绪一下就被激发了。前两句“千山”与“万径”，“鸟”与“人”，“绝”与“灭”对仗工整，渲染了冷寂的氛围。同时传达了作者的哲思，像“千山”、“万径”这样的无生命的形象，他们不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消逝；而“鸟”与“人”作为渺小的生命个体，是有生命终极的。这是诗人在哲学层面对宇宙时空永恒形态的思考，与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月与静态的千山万径一样，是永恒的代表；鸟、人、人生的生命却是短暂的，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这种无限与有限的对比阐发着韵味悠长的理趣和发人深思的至理，体现出诗人对人生、宇宙的深刻感悟。再说诗歌的后两句，诗人描写了“孤舟”、“渔翁”、“江雪”的意象，营造了空阔、孤凄的空间背景。对于“渔翁”的意蕴，历代评论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诗人不屈意志的象征，我以为不然。《古唐诗合解》曰：“世态炎凉，宦情孤冷，如钓寒江之鱼，终无所得。子厚以自寓也。”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集国忧、家祸、仕愁于一体，四面扑至的暴风雪使他“茕茕孑立”，激愤感伤，这是构思《江雪》的关键。人们读“江雪”感受到“极寒”，是因为诗作融入了诗人难以摆脱的精神压抑。故综合柳宗元的现实境遇、性情以及心态，此诗表达诗人“不屈之志”当断无可能。

那么“渔翁”之究竟指向什么呢？我推断，诗人刻画的“渔翁”形象并不存在，他是一个虚拟的意象，是诗人精神、灵魂的寄托。“蓑笠翁独钓”的意象当与超脱的意志相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渔夫是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那是读书人所渴求的一种淡泊隐匿的生命状态——向往垂钓于孤舟之上，逍遥自在，超脱名利。诗人在渔翁身上寄托着自己的精神追求，欲将自己置于超尘脱俗、人鱼两空、物我皆忘的境界。“达则兼济天下，隐则问道求佛”，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破灭以后，柳宗元试图在自然山水之间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升华，所以他塑造江上渔者，借题立意，寄托遥深，想摆脱俗世的痛苦。然而，诗人欲达到超逸、冷静的境界，他就真的超逸、冷静了吗？并不见得。在柳宗元给朋友李建的信中写着：“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1]所以，他努力地想通过游历山水让心灵安静从容下来，但挣扎之后是更深的痛与寂寞。这就形成了“象外之象”，无论是诗人欲借“渔翁”超脱，还是他渴望通过佛学“修禅”忘记人世苦痛，现实效果并不如斯所愿，柳宗元的内心始终是寂寞、悲痛的。

3 意：读者对文意的审美反馈

“意”作为“言”与“象”的高级表达，是接受者的内在反馈，最终以接受者审美超越的现实呈现。当文本脱离作者之后就成为一个开放的充满诱惑的召唤结构，其间留有许多空白，等待着读者去填补。“一部作品之不朽，并不是因为它把一种意义强加给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一个人暗示了不同的意义。”^[4]读者可以从中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读出“己之意”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意”，通常是通过寓意和象征来表达的，并不局限于“所指”，所以往往是隐蔽的、晦涩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寓意和象征，文学作品的“能指”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使领悟者有了更广阔的理解和阐释空间，作品也更加耐人寻味，正像《文心雕龙》所说的“深文隐蔚，余味曲包”。^[4]“意”的结果指向文学意蕴的最高层次——审美意蕴，它是由读者主导的。

中国诗歌史上一直存在着两大主流：“诗言志”和“诗缘情”。其实无论“言志”还是“缘情”，都是注意到了诗歌审美、抒情的功能。朱光潜先生曾说：“本是一刹那，艺术灌注了生命，它便成为终古，诗人在一刹那中所心领神会的，便获得一种超时间性的生命。本是一片片段，艺术予以完整的形象，它便成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小天地，超出空间性而同时在无数心领神会者的心中显现。形象诗的境界是理想的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著一微点而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在观察、体悟、酝酿、表达的过程中，诗人常常选定一个意象或创造一个神秘的艺术意境，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通过独特的语言形式，来激起审美主体的美感。所以，文学及语言学就是读者审美诗歌的基础角度，下面我将从这两个角度分析《江雪》。

于文学的角度分析。从艺术表现上看，《江雪》十分善用“对比”的手法。首先是无生命体与有生命体的对比。“千山”、“万径”形容范围广，“鸟”绝迹，“人”绝踪形容生命气息弱，自然之盛就以压倒性的优势超过了人文条件。其次是大与小的对比，“千山”、“万径”之大恰能衬托“鸟”、“人”之小，勾勒出空阔的山水大环境。再次是背景与中心的对比。虽然诗题为“江雪”，但是作者真正想要衬托的并非雪，而是寒江独钓之渔翁。柳宗元这样处理背景与中心的关系类似于中国古代绘画技法“留白”，以背景之白衬托画布中的主体，幽静的自然环境和傲雪独钓的渔翁构成了一幅“天人合一”的图画，超脱出了世俗功利的束缚，给读者以宁静致远的享受与自然山水“静观”的审美，使其具备了类似佛学“禅宗”的哲学基础、美学含蕴和精神内质。

从意象上看，全诗最为突出的两个意象就是“雪”与“渔翁”，它们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雪”意象与“渔翁”意象的组合，最早出现在张志和《渔歌子·雪溪湾

里钓鱼翁》中，但将“独钓江雪”这一独特意境深深烙印在人们脑海中的还是柳宗元的五绝《江雪》。如我们所知，“雪”在其笔下，是灭绝生机的恶劣环境的代表，隐喻了诗人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风雪交加的，它作为一个带着隔绝意味的意象出现，象征了重重的困难，因而给人一种冰冷无情的感觉。而独处江雪之中，不畏严寒垂钓的渔父，在雪的映衬下就俨然有了一种超脱之感。当然前文通过分析读者已经得知这是一种超脱“假相”，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雪”与“渔翁”这组意象的成功。在意境上，诗人用使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空灵渺远的江面是一片抽象虚空之态，但虚空中又有披蓑戴笠的具象化渔翁。四周荒凉空阔，万籁俱寂的氛围，进一步体现了渔翁的“孤”与“独”。千山万径凝聚到渔翁，俯仰天地而后回归人物。诗中虚实相映，使人与物象造成距离，不粘不滞自成境界。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胸襟气象，这气象使得“象外有远致”的艺术神韵油然而生。柳宗元的《江雪》是趋向简淡化的，然而简淡朴素中又有无穷的境界。

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从音韵学上看，五绝是绝句中最玲珑剔透的小品，用仄韵是很罕见的，也最难写出神韵，因为仄韵字容易造成逼仄压抑的心理反应，不利于诗歌境界的发展。然而这首诗却用仄韵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绝”、“灭”、“雪”所造成的冷切感，恰好与雪域环境的氛围相契合，体现了诗歌峭拔的骨力与冷色调相结合的特点，典型代表了柳宗元的诗歌风格。而从章法上看，这首诗的结构非常精巧。这首诗的题目是《江雪》。但是作者并没有开门见山直接描写“江雪”。他首先写的是千山的宁静。栖鸟不飞，行人不见。然后用笔一转，一个孤舟钓雪的渔夫形象就呈现出来了。直到最后写到“寒江雪”三字，话题才被迎头打破。读到尾句，再通读全篇。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当读者接受了作者“言”、“象”中的审美讯号，并内化为客观的、符合诗歌主体意蕴的审美特征，审美的价值就产生了。这个作者传递到读者接受并消化的过程其实是一场自觉的审美教育。文学作品本身凝聚了创作主体强烈的思想道德情感。作家在作品中总是或明显或隐晦地有所赞成、有所反对。因而必然染上浓郁的道德内蕴，表达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总体看法，道德内蕴、哲理意味、社会见解、政治态度均在其中。而文学的审美主体终究是接受者，所以读者在读感性诉诸情感的作品时，一定要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感性代入文本体会作品情感的同时能够理性分析。这样，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就基本实现了。一言以蔽之，分析作品之“意”，读者一定要读出“己之意”来，这样才能实现自觉的审美教育，深刻挖掘作品的审美意蕴。

4 结语

柳宗元《江雪》中蕴含着多个层次的文学意蕴，通过“言”、“象”、“意”系统理论与社会历史意蕴、哲学思想意蕴、审美艺术意蕴的对接分析，文学的接受者就能比较清晰地划分出文本的意蕴层次，体会作品的“此中真意”。

参考文献：

- [1] 李国春.文学审美超越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32-45
- [2] 叶嘉莹.叶嘉莹说中晚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20:56-70
- [3] 孙绍振.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12-16
- [4] . -- [J]. ,2006,01 :124-127
- [5] 欧阳修.欧阳修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68-69